

英国工党何时东山再起？

刘玉安 玄 理

摘要：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与斗争中，英国工党始终站在劳动一方。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作为工党选民基础的传统蓝领工人阶级在人数上已经大大减少，英国工党的战略与策略都不得不进行调整，但它仍然还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政治代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在老牌、典型资本主义的英国，工党虽然不可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工党既无力也无意推翻英国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对它修修补补，所以英国工党随时都可能重新执政。

关键词：英国工党；执政；战略；策略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7.03.009

英国保守党最近虽然接连两次严重失算——2016 年的脱欧公投和 2017 年的提前大选，却依然稳掌英国政坛，而曾经在二战后率先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又曾引领风靡一时的“第三条道路”的英国工党，如今却风光不再。在 2017 年的这次大选中，工党的议席虽然增加，由 2015 年的 232 席增加到 262 席，但却仍无法单独组成政府。保守党由 331 席减少到了 318 席，虽然也没有达到形成多数所需的 326 席，但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仍以第一大党的身份继续执政。工党则只能继续做反对党。而这已经是工党自 2010 年以来连续三次败北了。它何时还能东山再起？

作者简介：刘玉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玄理，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6 级博士生（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 世纪欧洲社会民主党及其转型研究”（15BKS065）。

一、从自发到自觉

英国工党是在1900年由62个工会组织和费边社等十几个社会主义团体联合而成立的。它最初只是作为自由党的追随者而出现在英国政坛的。1922年它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并且超越了自由党而成为英国议会的第二大政党，成为光荣的“预备执政者”。自那时以来，工党就始终站在英国政坛的前沿：要么执政，要么做最大的反对党（按照英国的政治体制，只有最大的反对党才有资格组建“影子内阁”，且能够获得政府财政支持）。在多党制的条件下，能够保持这样一个记录，说明英国工党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这个底蕴就是英国工人阶级。

英国工党在其党章的一开始就明确规定：“党的宗旨是在议会和英国境内组织并保持一个政治性的工人政党。”作为率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就兴起了广泛的工人运动。虽然早期的工人运动还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并且仅限于当下的、直接的经济目标，如捣毁机器（史称卢德运动）、殴打厂主、焚烧厂房、哄抢米市等等，但广大工人群众很快意识到两点：第一，分散的、孤立的反抗或破坏运动无济于事，要想维护自身的利益，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必须联合起来；第二，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下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必须通过政治途径才能争取到长远利益。于是，英国各地的工人群众先后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工会组织，开始了许多有组织、有计划的针对社会甚至是针对政府的行动。例如，1800年9月，伦敦街头就出现了这样一张传单：

“同胞们！

对被收买后的奴才和政府的佣工强加给你们半饥饿状态，你们还将默默地怯懦地忍受多久？你们还能容忍他们继续进行扩大他们的垄断范围而你们的孩子却正在哭着要面包吗？不，不能让他们再存在一天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从沉睡中醒来吧。星期一在谷物市场上见。”^①

这张传单不仅反映出工人阶级生活的悲惨，同时也表明，对于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灾难，工人群众不会逆来顺受，他们迟早会采取行动的。在这期间，英国甚至还接连发生了三次谋杀国王的事件，虽然未能成功，但工人群众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已经强烈地表达出来了。

1836年，伦敦周围的工会组织公开联合起来，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该协会组织、领导了以实现普遍选举权为核心的“人民宪章运动”。该协会所起草的《人民宪章》在1839年的第一次请愿中，征集到了150万人的签名；在1842年的第二

^① [英]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556页。

次请愿中，居然征集到了 300 多万人的签名。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当时英国成年男性人数的一半。这表明，英国的工人群众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意识，已经形成了一个自觉的阶级了。

跟其他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英国资产阶级对于早期的工人运动也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对于捣毁机器及焚烧厂房的行为，英国政府曾专门颁布了一项予以严厉惩罚的法律，工会组织也被明文规定为非法。但是，英国资产阶级也很快意识到：对于这种大规模的、来自整个社会底层的利益诉求，不可能仅靠镇压来应对。工人群众的基本利益必须得到保证。因此，虽然英国政府拒绝了 1842 年的第二次宪章请愿，但自那以后对待工人群众的立场有了明显转变，不仅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工人群众的法律，如《矿工法》《主仆关系法》《十小时工作法》《工厂法》《济贫法》等，1871 年还颁布了《工会法》，工会的合法地位得到了正式承认。

必须指出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立场的转变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宽宏和仁厚，更不是基于工人群众的利益，而是基于它们自身的利益：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运转。因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遇到了一个严重的瓶颈——经济危机。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自 1825 年在英国首次出现之后，每隔 10 年或 8 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成为一种周期性、常态化的现象。作为率先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对英国社会的冲击也最为严重。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生产与消费之间能够自动实现平衡。他的学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把亚当·斯密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所谓“萨伊定律”。但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一方面是大批的产品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则是大批的失业人员在挨饿受冻。为了摆脱危机，资本家通常的做法是把大批所谓的过剩产品销毁。这显然有悖于人类理性。马克思据此把经济危机称之为“社会瘟疫”，并且宣布：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当时的英国同整个西欧社会一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些方案虽然千差百异、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运转，就必须善待广大工人群众，因为他们不仅是劳动者和生产者，而且也是最基本的消费者。因此，对于当时广泛兴起的工人运动，显然不能仅靠镇压来应对，必须承认工人群众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英国政府在上世界上首先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

从 1900 年成立那天起，英国工党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它的背后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这个群体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应该有一席之地。

二、从掘墓人到管家婆

前面提到,英国工党是由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联合而建立起来的,带有明显的工联主义色彩。在英国议会政治中,它最初是作为自由党(即现在的自由民主党的前身)的追随者而出现的。在1918年之前,它不仅没有自己的章程,甚至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竞选纲领。

1918年,在费边社的积极推动下,英国工党通过了它的章程。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是一个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学术团体。它的代表人物韦伯夫妇和肖伯纳等都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张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但他们同时还认为,马克思的主张不适合英国国情。他们认为,在英国,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采取渐进、曲折、迂回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进行。故此,在成立之初,他们就选择了古罗马将军、著名的拖延战术大师费边的名字作为自己团体的名称。费边社和平、合法、渐进的改良主张不仅能够被资产阶级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赢得了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的支持,许多工会领导人甚至也加入了该组织。1900年,该组织积极策划、推动了工党的建立并且作为集体党员加入了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工党智库的角色。不仅如此,在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中,费边社一直有一名代表。

由费边社起草的工党章程,在其第四条明确规定:工党的目标是“在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公有制以及对每一工业或服务业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群众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确保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生产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全部果实和尽可能做到公平分配”。^①虽然工党一再声明决不采用暴力手段、也决无意在短期内马上着手实现公有制,但在很长时间内上述条款一直被看作是工党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工党因此也被其政敌贴上了“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标签。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工党带领工人群众做出了重大牺牲,为英国赢得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它在英国政坛上的地位也稳步提高。在1922年的选举中,工党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并且独立参加了选举。工党主张:要对高收入者实施累进征税制,用以偿还战争欠款;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对住房建设的统一规划,对铁路、矿山等基础设施和资源实行国有化等。同时,工党还声明:反对暴力,反对阶级战争。工党的纲领不仅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还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拥护,结果工党在这次选举中一举获得了142个席位,超过了自由党的116席,成为英国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和正式的“预备执政党”。由于在关税改革问题上遭到了工党和自由党的联合反对,执政的保守党在1923年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结果与最近这次大选一样,保守党虽然保住了第一

^① Henry Pelling, *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72, pp. 43—44.

大党的地位，但却未能获得议会半数以上的席位。于是，作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工党第一次上台执政，其领导人麦克唐纳出任政府首相。自那以后，英国又先后进行了 26 次大选，组织了 26 届政府，其中的 11 届、共计 33 年是由工党单独或为主执政的。

在这 11 次执政过程中，工党有两次在议会中曾经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完全控制了政权，有能力推行重大社会改革，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有能力埋葬资本主义”，但是工党没有这样做。

第一次是在 1945 年。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展示出其组织能力、驾驭能力和领导天才并且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卓越贡献，丘吉尔在当时英国政坛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在当时的几次公开场面中，他都受到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然而在 1945 年 7 月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英国的选民却抛弃了由他所领导的保守党，选择了由名不见经传的艾德礼所领导的工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固然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实实在在地加强了英国的社会团结。在民族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英国社会各阶层也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在战争期间，工党不仅停止了所有的竞选活动，还积极参加了联合政府，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战争的磨难，英国的民众渴望得到一个新的生活。工党审时度势，发表了《让我们面向未来》的竞选纲领，承诺要全面落实战时联合政府通过的、由自由主义思想家贝弗里奇起草的《贝弗里奇报告》，保证全体英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虽然工党并没有掩饰最终目标是要把英国建成“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它同时声明决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实现这个目标，而是要通过克服现有制度的弊端，一步一步地向最终目标接近。结果，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得票率达到了空前的 47.8%，比保守党高出了 8 个多百分点，获得了 393 个议会席位，比第二大党保守党的 213 席多出了 180 席，在议会中拥有 146 票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工党可以甩开膀子改革了。

战后的英国百废待兴，也确实需要一些大手笔。为了战后重建，同时也为了尽快还清战时的欠款，工党政府首先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把英国最大的银行实行了国有化。随后又通过了一系列立法，把战时已经由联合政府集中管理的矿山、铁路、航空、通讯等行业也实行了国有化。不过，在这一国有化过程中，工党政府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国家购买而不是没收，原所有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对于绝大多数工商企业，工党政府并没有也没打算要改变其所有制。

工党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社会政策方面。借助于在议会中拥有的绝对多数席位，工党政府通过了《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保险法》《住房法》《工伤赔偿法》《儿童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1948 年 7 月，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式向全世界宣布：英国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

在表面上看来，这套社会保障制度似乎对社会弱势群体、广大工人群众最为有

利,但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这套制度实际上相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减震器和安全阀,它的实际作用不是埋葬资本主义,而是加固了、加强了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虽然后来的历届政府包括保守党政府对这套制度做过一些调整,但历史已经证明这套制度的原则是不可逆转的。这套制度因此竟变成了英国工党对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贡献和最引以为自豪的资本。

工党的第二次绝对优势发生在1997年。

经过战后将近30年的黄金时期之后,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英国经济的发展同整个西方经济的发展一样,出现了明显的萎缩。英国也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在这样的条件下,凯恩斯主义失灵了。因为当时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两位数,石油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不可能继续靠赤字预算来刺激经济。因此,英国出现了物价飞涨、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大面积失业交织在一起的状况。而在这一时期恰好是工党在台上执政,自然就成为人们怨恨和不满的主要对象。因此,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党人借机放弃了在英国已经实行了多年的“共识政治”,开始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从1979年开始,保守党破天荒地连续赢得了四次大选,工党则似乎要寿终正寝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工党不得不深刻反思:为什么?怎么办?结论是:时代变了,工党必须跟上时代的变化。以布莱尔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宣言》发表已经一百多年了,资本主义并没有显示出灭亡的迹象,人们看到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虽然他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认为公有制不应该成为“图腾”,不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取向。经过精心准备,工党终于在1995年通过了修改党章的决议,放弃了对公有制的承诺。

放弃了对公有制的承诺,使得工党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政党了。当然这还不够。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布莱尔强调必须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他认为,工党不应该只代表工会的利益,而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1995年在费边社组织的纪念1945年选举胜利50周年大会上,布莱尔公开号召:“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者、小商人及其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者和住房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①

这样一个代表全体人民、且不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取向的党,显然与传统工党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了保留其传统选民,为了继承工党的遗产,布莱尔把改革之后的工党称之为“新工党”,并且强调,新工党既反对保守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会走老工党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二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他相信,这条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将会为英国人民带来新的生活。在1997年的选举中,工党就以《新工党,英国的新生活》为纲领,向保守党发起了挑战。针对保守党执政18年所造成积弊和选民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工党在其纲领中做了以下十大承诺:

^① 转引自王学东、陈琳:《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在未来五年的工党政府执政中：教育将是我们首要的优先事务，我们将增加国民收入中教育开支的比例；将不会增加收入税的基本税率或最高税率；保持低通货膨胀中稳定的经济增长；将使 25 万年轻的失业者摆脱救济并进入工作队伍；重建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减少行政开支和增加用于病人护理的开支；严厉对待犯罪及犯罪根源问题，那些顽固的少年犯的受审时间将减半；我们将帮助建立健全的家庭和健全的社区，并奠定现代福利国家在养老金和社区护理方面的基础；保护我们的环境，发展一项综合的交通政策；清理政治，在整个英国范围内实行政治权力下放，将政治党派建立在合适和负责任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赋予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这是英国和欧洲都需要的。”^①

这样一个既不搞国有化、不增加税收、不增加公共开支，又能保证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还能保护环境、提升英国在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纲领自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结果是工党大获全胜：在全部 650 个议席中，工党从 1992 年的 274 席增加到 418 席，保守党则从 323 席减少到 165 席。工党在议会中拥有了前所未有的 179 票的绝对多数优势。

布莱尔兑现了他的诺言了吗？应该说基本上兑现了。从 1997 年上台到 2007 年辞职的 10 年间，英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欧盟国家，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将近 3%，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达到了 3.5%，通货膨胀则降到了仅为年均 2%，英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而英国的失业率和犯罪率又都明显下降^②。这些显著的成绩彻底改变了英国中产阶级长期以来关于工党不会治理国家、不懂经济、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偏见。正是卓越的政绩，才使得工党在 2001 和 2005 年的选举中，破天荒地连续三届取得胜利。布莱尔可以称得上是英国资本主义称职的管家。

不过，美国在 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成了布莱尔的滑铁卢。由于错误地追随了这场错误的战争，在英国选民心目中，布莱尔本人以及整个工党的形象都大打折扣。工党虽然赢得了 2005 年的选举，但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2007 年，布莱尔被迫辞去了首相职务。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这使得执政的工党在 2010 年的选举中非常被动，输掉选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工党由此结束了其长达 13 年连续执政的历史。

三、英国工人阶级去哪了？

英国工党是在英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工党与工会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紧密、非常特殊的关系。从基层来说，工党很长一个时期没

① [英] 马丁·鲍威尔：《新工党，新福利国家》，重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 页。

② 参见 http://www.labor.uk/top_50_achievements。

有个人党员，工会会员通常都是以集体党员的身份入党的。在高层，工党领导人与工会领导人长期实行相互兼职的做法。在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工会的代表长期占有多数席位。工会会员是工党活动经费的主要提供者，而工党则是工会政治利益的代表。通俗一点说，工人运动是皮，工党则是成长于、附着于工人运动这张皮上的毛。英国工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衰，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张厚实的皮。但是，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曾经有一项重要的举措，那就是打压工会。此举也是保守党后来能够连续18年执政的一个重要前提。问题是，工会及工党为什么没有反抗？为了重新执政，在90年代后期布莱尔对工党进行了改革，工党不仅开始大量接受个人党员，而且还开始接受私人企业的捐款，工党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全民党，而这个时候英国的工人阶级去了哪里？所谓的新工党为什么还取得了成功？

的确，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近代英国曾经拥有一支庞大的工人队伍。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工人阶级在人数上就占据了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根据英国当时的发展趋势断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整个社会将日益分化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正如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唐纳德·萨松所指出的：“在1900年，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相信，最终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成为一名工人。”^①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英国的产业结构也有了重大调整。许多劳动力密集型、附加值低、污染严重的工厂和企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许多危险、繁琐、乏味的工作岗位被机器所取代，其结果是在英国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制造业的比重显著下降，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即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人数也迅速减少。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1960—1961年，英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全部经济活跃人口中还占到了34.8%，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人员还仅占24.3%；到1970—1971年间，这两个比例分别变成了32.4%和27.3%，制造业仍然占据绝大多数；但是到1980—1981年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20.6%，社会服务人员则已经超过了制造业，上升为23.7%；而到1992—1993年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仅占18.9%，社会服务人员则进一步增加到了25.5%^②。具体以钢铁业为例：1973年英国钢铁业就业工人为139601人，即将近14万，而到1990年这个数字减少了76.51%，只剩下32799人^③。队伍如此快速地萎缩，其社会影响力自然也会随之下降。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工会活动的法令，英国的工会并没有坐以待毙，它们组织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其中，英国工会中曾经最具有战斗力的采矿工人协会，甚至还发动了声势很大的罢工以示抗争。但是，撒切

① [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45页。

② 转引自[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页。

③ [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49页。

尔政府对矿业工人的罢工毫不示弱，因为对于英国经济来说，采矿业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70年代初，英国的矿业工会还有30多万会员，撒切尔夫人上台时，矿业工会的会员减少到20多万，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规模。但是，撒切尔政府决定从国外进口所需要的矿产品或替代品，干脆把矿业工人的罢工晾在了一边，结果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居然无声无息地结束了，矿业工会也就此销声匿迹了。目前，英国的采矿工人总数还不到3000人，从人数上来讲已经微不足道了。

产业工人队伍的萎缩，意味着其他行业人数的增加。但是在英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并没有呈现出马克思预言的那种哑铃型，而是呈现出极不规则的钻石型。作为经合组织的成员国，英国现在也采用经合组织的统计口径，把全部经济活跃人口分为三大类、二十几个小类。截止到2013年，英国全部经济活跃人口为2900多万，其中农业和渔业就业人口为30万，占总就业人口的1%，制造业、矿产开采业、建筑业、电力、水务等全部加在一起（即所谓的蓝领），也只有550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18%，服务业（即所谓的白领）就业人数为2340万，占了全部就业人数的将近80%^①。

这个占人口将近80%的服务业通常也被称作新的中间阶级。作为选民的主体，他们自然是主流政党争夺的主要对象。而这个群体中不仅包括了政府公务员、医生、律师、大学教授、足球运动员、文艺工作者，也包括了社会工作者、保安、私人秘书、私人保姆、商店收银员等等。显而易见，这个群体很难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就能够动员起来。为了争取这个庞大的新中间阶级的支持，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必须尽力淡化自己与其赖以起家的那个阶级之间的联系，把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尽量往中间靠拢。于是，工党特别是自1997年布莱尔出任领袖的“新工党”，自然就会被传统蓝领工人群众批评为“叛徒”。由于在事实上已经被工党所遗弃，所以他们只好重新组织自己的政党。在2015年的大选中，主要以蓝领男性工人为主体的英国独立党居然赢得了12.6%的选票，并且成功地赢得一个议席。这也是导致工党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2015年的选举中，在650个议席中，工党仅得到232席，比2010年减少了26席，保守党则赢得331席，比2010年增加了25席。舆论普遍认为，工党气数已尽，难以回天。而这也是特雷莎·梅决定提前进行大选的重要原因。她本想借上次大选胜利之勇，将工党赶尽杀绝，结果事与愿违，反倒是保守党丧失了多数地位。

2015年选举的惨败，迫使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引咎辞职。党内也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形成的共识是：工党不能丢弃传统，不能没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没有锋芒。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激进左派的代表人物科尔宾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新的领袖。在刚刚结束的这次大选中，以这位激进左派为领袖的工党，以“服务多数，而非少

^① OECD: Labor Statistics 2014, pp. 220—224.

数”的纲领，来应对保守党的追杀。

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指出的：当今社会虽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已经分化为多数和少数两部分人。多数人要靠自己的劳动、聪明才智、体力和脑力为生，少数人则主要靠已有的资本来赚钱。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①中，皮凯蒂令人信服地指出：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拥有的财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资本与劳动的分成上，越来越向资本倾斜，在整个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他疾呼：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

科尔宾完全同意皮凯蒂的观点。他指出，英国现在虽然非常富有，但这些财富如果不能合理分配就没有太多意义。随着经济的增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应该有所提高，少数人财富的增加不应该以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因此，在这个《服务多数，而非少数》的纲领中，工党明确承诺：保证执行养老金锁定计划，即养老金以每年2.5%比例递增；取消大学学费，恢复大学生生活补助制度，增加医疗保健制度开支等等。而所有这些都要富人来买单，工党明确提出要增加富人税、企业税和金融交易税等^②。不仅如此，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工党甚至不顾大忌，承诺要把水务、铁路、邮政、电力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重新收归国有。

工党的这些颇为激进的主张不仅能够重新赢得它的传统选民的支持，而且在那些构成新中间阶级的“多数人”特别是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间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参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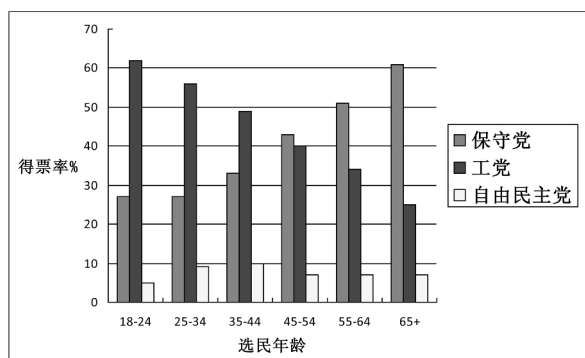


图1 2017年英国大选三大政党得票率与选民年龄分布表^③

①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8、176页。该书2013年首次用法文出版，随后被译成英文，2014年由英国中信出版社将其译成中文出版。

② The Labour Party,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 The Labour Party Manifesto 2017, 参见：<http://www.labour.org.uk/index.php/manifesto2017>

③ 数据来源：How Britain voted in the 2017 election, Ipsos MORI, June 20, 2017, <https://www.ipsos.com/ipsos-mori/en-uk/how-britain-voted-2017-election>

从图中可以看到：自 1979 年以来，在 35—44 岁的选民中，工党的支持率为 49%，保守党仅为 33%，在 25—34 岁的选民中，两党的支持率为 56% 对 27%，而在 18—24 岁的选民中，工党的支持率则进一步上升到了 62%。也就是说，虽然传统蓝领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萎缩，但工党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民。工党在这次大选中虽然未能获胜，但其得票率毕竟由 2015 年的 30.6% 一下子增加到了 40.1%。科尔宾的党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整个工党又恢复了信心，开始全力以赴地准备下一次选举。

自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资本与劳动就构成了一对既互相冲突又互相依存的矛盾。在二者的冲突和斗争过程中，英国工党始终站在劳动者的一方，尽管有时候它未必那么称职、那么到位。工党长期为之服务、为之代言的那个阶级虽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用西方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这个矛盾目前已经演变成了百分之九十九与百分之一的人之间的矛盾。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通常总是处于更加主动、更加有利的地位，因此在英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代表资本利益的保守党执掌政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工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前提下，偶尔让它来当一当家，来体验一下柴米到底有多贵，也完全正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英国工党随时都可能东山再起，重返政坛。

（责任编辑：李宏）